

讀史方輿紀要

冊二十三

海國圖志

卷之五

川

瀆

水源于山者也山附于水者也水源于山則水之源不異山附於水則水之流不異如是則曷異乎爾曰源不異而流不能不異流之大勢或不異而其間浸淫淤闕升沉遷改之迹亦不能不異是故言郡邑而不詳其山川言山川而不攷其同異未可云辨於方輿者也禹貢以山川源委條貫於九州之次一經一緯燦若列眉職方諸書未有繼之者也司馬遷著史記昔人稱其明於山川條列然所記載僅錯見于羣篇之中而河渠一書未為詳核班固志地理復為溝洫志溝洫何必不在地理中與其于江漢淮濟何以畧而不書與後世言川瀆者則紆回複亂如莽絲之不可理也志郡邑者則凌雜剝裂如累礫之不可辨也唐六典敘十道山川推本職方而未能遠法禹貢故于川瀆源流未遑綜論于十道之後鄭氏通志自謂準禹貢以理川源本開十道圖以續今古予嘗讀其書以為不足以實其言也今所詮次大畧本之禹貢遺意其間畧者詳之闕者益之舊迹新途判然難合者則分別而書之言川瀆而不言山者以川瀆之異多而山之異少也嗟乎其間蓋有天事焉有人事焉大河之曰徒而南也濟瀆之遂至於絕也不可謂非天也開鑿之迹莫盛於隋次則莫盛於元其間波陲堙障易東西之舊道為南北之新流幾幾乎變天地之常矣又何從驗其為灘沮濟漯之故道也哉說者曰禹貢導川先及黑弱而今別為西喬之川洛渭次于四瀆之後而今目為一方之木濟川雖絕諸家皆載其源流而竟視為枯瀆盤江懸隔嶺表于禹迹何與焉漕渠一時之制耳恐非萬世之經也海運特元人故轍何容附于川瀆之後乃猶謂無倍於禹貢所未解也曰易不云乎觀其會通行其典禮聖人所以經世而善俗也夫時勢遷流姑勿論矣即禹貢以來四千年間其為山崩澤竭地震川移之類亦不知凡幾也詩有之曰百川沸騰山冢羊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是以王橫有九河湮沒之言班固有商竭周移之慨使神禹生於今日亦必不能執禹貢之舊文繩今日之山川矣予猶欲規規而索之母乃不知晦朔與春秋子誠欲識古今之因革究天地之變通亦於其所以異者求之可已

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二十四

目次

川瀆異同一

禹貢山川

川瀆異同二

大河上

川瀆異同三

大河下

川瀆異同四

淮水 漢水

川瀆異同五

大江 盤江

川瀆異同六

漕河 海運

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二十四

崑山顧祖禹景范輯著  
南昌彭元瑞法楷校定

川瀆一 禹貢山川

錦里龍萬育變堂校刊

鄭氏樵曰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之言山川者未有不本於禹貢而能識其指歸者也天禹貢亦紀治水耳何何兼言山蓋山與川相因也不相悖也雖然動靜殊形融結異理體於不變者山也歸於必變者川也此異同所由分也欲知今日之川瀆蓋先觀禹貢之山川

禹貢導岍及岐至於荆山逾於河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

蔡氏沈曰此導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岍山今見陝西鳳翔府隴州岐山見鳳翔府岐山縣荆山見西安府富平

縣壺口見山西平陽府吉州雷首見山西名山雷首太岳見山西名山霍山底柱見河南名山底柱析城見澤州

陽城縣王屋見河南懷慶府濟源縣 亦見山西垣曲縣 太行見河南名山太行恒山見直隸名山恒山碣石見直隸名山

碣石孔氏穎達曰禹貢山川之分見於九州者其經也聚見於後者其緯也无經則不知其定所无緯則不知厥

絡焉本導水而先之以導山者天下之水未有不源出山者也司馬遷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

於勃碣蘇軾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脈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

蔡氏曰此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西傾見陝西名山西傾朱圉見葦昌府伏羌縣鳥鼠見臨洮府渭源縣太華

見陝西名山太華熊耳見西安府商州外方見河南名山嵩高桐柏見南陽府桐柏縣陪尾見山東兗州府泗水

縣曾氏肇曰禹貢所紀諸山非水之所出即水之所經故初則隨山以相視羣山之源委次即導山以經理羣川

之脈絡又即導山旁澗谷之水以盡達之川其後則旅平焉以告治水之成功禹施功在水而致意於山蓋如此

導嶧冢至於荆山內方至於大別

蔡氏曰此導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嶧冢山見陝西名山嶧冢荆山見湖廣襄陽府南漳縣內方見安陸府荊門

州大別見湖廣名山大別

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

蔡氏曰此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岷山見四川名山衡山見湖廣名山衡岳九江見湖廣大川洞庭湖敷

淺原見江西九江府德安縣博陽山或以為即廬山呂氏祖謙曰岷山之脈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洞庭之西

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瀟湘之原而北經袁筠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

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於會稽南其尾盡於閩越也左傳昭四年晉司

馬侯曰西嶽所謂東岱南霍三塗今河南嵩縣有三塗山服度陽城太室謂陽城之太室今河南荆山見上或以為

之荆終南見陝西名九州之險也史記封禪書自峻以東嶠三嶠也見名山大五大川二山曰太室太室者嵩高也

恒山泰山會稽見浙江名湘山即湖廣岳州水曰濟曰淮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

即雷岳山即太岐山吳岳見陝西鴻冢名鴻冢即今陝西鳳翔縣也瀆山瀆山者蜀之汶山也即岷水曰河祠

臨晉見陝西洧祠漢中湫淵祠朝見陝西固原州江水祠蜀公孫卿曰天下名山八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

山太室太山東萊今山東平度此五山也又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

山三百六百有九亦見淮南子天地之間九州八極九州之名類皆土有大山山有九塞澤有九數九山者曰

會稽曰泰山曰王屋曰首山曰太華曰岐山曰太行曰羊腸羊腸即太行之險道也或今曰孟門見山西九塞者

曰大汾或云今山西曲沃曰澠阨見河南曰荆阮或曰即湖廣南曰方城見河南曰穀阪即三曰井陘見直隸曰

疵亦曰今支見山曰居庸見直隸重險漳源之荆山曰方城見河南曰穀阪即三曰井陘見直隸曰

楊紆職方以為冀州藪爾雅十藪秦有楊紆穆天子傳一作華或作峿晉之大陸見直隸澤平字梁之圃田

澤澤濁漫豈容分之為二乎正如具區五湖為川為數後儒曲為之說於義實有燕之昭余爾雅亦作昭余和呂氏

獲澤夫九塞十藪爾雅及呂氏春秋皆前言之而獨以淮南子為據者取其備也國語周太子晉曰古之長民

者不墮山不崇數不防川不實澤夫山土之聚也數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也馬氏融曰地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凡言山川之序皆先北而南自西而東必然之勢也

右導山

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

蔡氏曰此導西流之川也弱水今見陝西甘州衛合黎山亦在焉流沙今衛西北境居延海漢志注云古文以為流沙也淮南子弱水源出窮石山班固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有弱水又張掖郡刪丹縣注導弱水自此西至西流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是也又按正義所引括地志之張掖河乃羌谷水班固志別云出在聯得縣南羌中且正義引之亦止以為合黎水未嘗即以為弱水也括地志名窮石山一名窮石水合黎水合於張掖河非即張掖河也史記正義合黎水出臨路松山東北流歷張掖城下又北流經張掖縣北二十三里又北經合黎山折而北經流沙磧西人居延海行于五百里庶為近之但其所云臨路松山者甘州東南有故臨松城五代志以為因臨松山而名又今莊浪衛右大小松山果何指乎水經注合黎水出吐渾谷界中後皆木其說駁臨路松山正所以合黎水也蓋禹貢時之弱水大抵埋沒今可見者張掖河之源流耳

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

蔡氏曰此導南流之川也黑水今見陝西肅州衛三危山見廢沙州衛孔安國曰黑水自北而南徑三危山入南發埋過云危山又南入南海此云在肅州衛者蓋據此為說又按山經曰黑水出崑崙西北隅班固地理志於益州即慎也縣有黑水祠又漢志注捷為郎南廣縣有汾關山黑水所出北至樊道入江司馬貞索隱則引地志之在滇池者張守節者正義則引地志之在南廣者又引括地志曰黑水出梁州城固縣之北太山又唐史咸通中樊綽宣慰安南親見山川以麗水為即古之黑水夫麗水乃金沙江之黑名在雲南北境其下流仍合大江初非入于南海之水樊綽所稱麗水者謂以瀾滄江為麗水下流也宋程大昌乃云麗水狹小不足以界別雍梁二州而以西洱河榆葉澤相貫為足當黑水之稱其言固已支離矣叙元金履祥又誤以瀘水為黑水輟轉滋謬季元陽始益暢程氏之說而註瀾滄江為黑水說者謂雍州西境有三危山而黑水之流命已不至其地瀾易氏祓曰欲正滄去南海雖近而於三危之境無闕疑以傳疑似無容強為之說矣麗水瀾滄今俱詳雲南大川

主水先清客水弱黑二水皆水性之異者一西流而一南流經行荒僻初無與於中國當洪水泛溢二川亦失其故道漫漶而東為中國病大禹先從而經理之二川安流而中國之川可以次第治矣

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泮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

蔡氏曰此導北條北境之大河也積石山見陝西名山積石山有二此即西寧衛西南境之大積石也龍門山見

陝西韓城縣馬氏曰河源不始於積石此記其施功之始也諸家皆言河出崑崙經積石乃為中國之河禹自此導之東北流又北折而南出龍門中懸流奔浪所謂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華陰即華山之陰山當大河南下之衝河水至此乃復折而東潼關在焉潼關見陝西通志為古今形勝之會陝西志云明馬理樞黃河由積石暨潼關凡五大折由積石北逕隍中則葑蘭也是一折也自蘭州益轉而東北直至靈州西南西京會諸州之境是一折也自靈州更折而北經甯夏榆林之間直至古豐州西北是一折也自古豐州西北復轉而東出三受降城之南是一折也經古勝州之北又轉而南經古勝州之東廢東勝州之西又南流出秦晉兩境之間以直抵于潼關是一折也蓋包絡全陝之三面回環五千餘里秦中為關河天險不信然與底柱山在河南陝州山西平陸縣之間河自蒲津西來至是微折而南山當轉曲之間河水包山而過自漢至唐皆為漕運之道詳見河自南名山此而東至於孟津為古來南北之津要河陽三城在焉詳見河南重險又東至鞏縣之北洛水入焉曰洛水者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為汭也河洛清濁異流駭馬殊別應瑒靈河賦資靈川之遐源涉津洛之阪象謂此矣大任在直隸大名府濬縣城東黎陽白馬之津皆在其境昔為天下要衝今則一望平陸耳蓋河流南徒陵谷改觀也洛水即

今順德府廣宗縣境之枯洛渠大陸澤見前大陸數九河爾雅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舖曰胡蘇曰簡曰絮爾雅書註疏皆作絮蔡傳為作潔曰鈞盤曰昂津漢書成帝時許商以為古說九河有徒駭胡蘇昂津見在咸平今直隸獻縣東南有廢咸平縣東光今直隸河間府屬縣南今山東德平縣界中自昂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孔氏曰九河故道河間咸平以南平

原昂縣以北徒駭最西以次而東今略載其可知者徒駭地志即古今輿地諸志以為虜池也濟沱河今直隸大名州在滄州景成寰宇記在滄州清池縣西五十里九域志在故滄州西北二十里元志云在山東濟河縣景成今亦見獻縣境內太史在徒駭之東許商謂太史馬頰覆舖皆在東光之北咸平之南通與九河四

謂太史馬頰覆舖南皮縣治北蓋亦隱言之耳馬頰輿地志以為駕馬河也今見山東德州元和志駕馬河在德州南河縣北一統覆舖在乎原界中翻亦作金通典覆釜河在德州安德或胡蘇在勃海漢志注勃海郡東光有胡蘇在東光縣界覆舖在平原界中云在滄州慶雲縣今亦見山東海豐縣鉤盤亦在平原顏師古曰平原

字記在滄州饒安無棣臨津三縣元志在慶雲縣西南簡亦在勃海蓋與簡相近許商云簡繫鉤盤俱在東光之南昂縣之北輿地記簡志云簡繫在南皮城外十餘步又蔡氏曰九河一為經流先儒強分簡繫為二曾氏亦主此說林氏曰河自大陸以北橫為六道安得一為經流入為支派耶鉤盤亦在平原故縣即九河之

志云簡繫在南皮城外十餘步又蔡氏曰九河一為經流先儒強分簡繫為二曾氏亦主此說林氏曰河自大陸以北橫為六道安得一為經流入為支派耶鉤盤亦在平原故縣即九河之

志云簡繫在南皮城外十餘步又蔡氏曰九河一為經流先儒強分簡繫為二曾氏亦主此說林氏曰河自大陸以北橫為六道安得一為經流入為支派耶鉤盤亦在平原故縣即九河之

鈞盤宋元志獻縣東南八十里有鈞盤河高津在鈞盤之北漢志注平原高縣平當以為高津許高亦云高津在平原宋元志獻縣東南八十里有鈞盤河高津在鈞盤之北高縣通典云在獻縣之廢銳安縣輿地記在無棣

出險就乎大任以北地勢益復廣衍大陸則又鍾水之區也乘建瓴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因

而疏之順其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此在洛洞之時最為當機而扼要禹平之烈亦著莫於此也

也自禹治河之後河遂得其所歸計初時泛濫乍平九河自必勢均力敵既而橫流益殺更復冬春消減九河之

或盈或涸或通或涇亦理所必有為時益遠後人但見安瀾之效而忘其弭患之功遂置九河於度外而任其升

沉壅閼益遠淫潦乘之河於是起而發大難之端矣夫九河之湮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九河之復也亦必非一

手一足之烈然治平成以後之河與治洪荒時之河亦復不同不得其意漫欲神禹之故轍勢必如漢行封建而

反者九起王安石法周官而禍及難豚矣鄭元謂齊桓霸世塞河廣田於是九河為一書緯曰齊桓之霸過八流

夫齊桓方申曲防之禁豈過為過塞之舉乎子欽云河自大陸絕海勢大士乎自橋為九禹因而疏之非禹塞之

勢必然非齊桓塞周譜云定王五年大河南徙九河之湮廢當始於此時庚之踏有蕩析離居之言然其時之臣

民方且戀戀歎君不以從違為樂蓋止於濱河浸溢之患不為後世漂沒田廬千里一壑之甚漢世去古未遠九

也漢代河患漸多自宋以後大體空駕虛以實其說多見其不知量矣王氏曰漢世去古未遠講求九河止得其

積與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為兩說皆無依據又漢平帝時司空掾王橫言往者六畝陽

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劉道元謂合碭石淪於海水王橫之說信而有徵

宋世諸儒主此說以釋禹貢謂滄州以北之渤海與北平接壤相去五百餘里禹貢九河當在其地于欽云據

禹貢之文則大陸與九河相接大陸去海岸已數百里若入深至海中始故九河則大陸與九河相去千里不應

如是之遠王橫謂海溢出浸數百里而為充營乎郡縣不聞有深之處乃獨浸九河此亦不逆河當九河之下

流為河海相接之處孔氏曰九河至滄州同合為一謂之逆河蔡氏曰逆河以海潮逆入而名也蓋海水內吞河

水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於亦藉河力以敵之此禹以水治水之法矣潘季馴曰九河非禹所鑿特

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於海其意蓋可見也

嶧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

蔡氏曰此導南條北境之漢水也嶓冢山在陝西漢中府寧羌州東北三十里詳見陝西漢水出焉亦曰漾

水出崑崙西北隅至氏道重源顯發而為漾其說似誕華陽國志漾水東流出武都氏道漾一名沮水以其初出

沮洳然也水經注沮水一名河水孔安國曰象始出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如淳曰北人謂漢為

沔漢沔通稱也今由漢中府而東則曰漢水自襄陽而下亦曰沔水亦曰夏水其實即漢水矣滄浪水在今湖廣襄

陽府均州北地志云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漢水亦名滄浪水俗語為千齡州在今均州城北四十里又水經注

之荆山禹貢曰東為滄浪明非別水也三澁在今安陸府沔陽州孔氏曰三澁今景陵縣三參水是也參去聲今

臺湖曰三澁水亦曰三澁水或以為三澁或以為三參又許慎曰澁者增埤水邊土人所止也楚中多以澁名者

左傳文十七年楚師次於句澁以代諸庸此澁水當在今鄖陽府境與上庸近宣四年楚令尹子越將攻王師於澁澁今安陸府荆

北有漳水杜佑以為昭二十三年楚司馬遂越追吳師不及縊於蘧澁或曰即定四年吳敗楚師于雍澁五戰及

郢即而楚左司馬戍敗吳師於雍澁三戰皆傷死之今安陸府京山縣西南八十里有澁水劉氏以為即春秋

漢水之旁以澁名者非一處矣書疏明茅微瑞輯三澁一在沔陽一在景陵一在京山自南而北皆有澁水與漢

水相距又甚近也大別山在今漢陽府城東北百步詳湖廣名漢水自西北來經其東而南入於江所謂漢口也

詳湖廣重江漢合流而東水勢益盛至潯陽之境則章貢諸川之水復北流來會焉瀾漫洶湧於是迴薄而為彭

蠡之澤章貢水詳見江西大川又東為北江以趨於海朱子曰彭蠡之為澤也在大江之南其源東自饒徽

信州建昌軍信州今廣信府建昌軍今建昌府南自贛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分寧諸邑筠今瑞州府隆興即方數千里

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楊瀾左里楊瀾左里俱見南康府則西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

於江也以地勢北高南下故其入於江也反為江水所逼而不得遂因却而自潄以為彭蠡初非有資於江漢之

入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泉流之積日逼日高其勢亦不容江漢之來入矣又况漢水自大別山下南

流入江則與江為一已七百餘里今謂其至此而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既滙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為二江則

其入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

今分之以北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之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則應曰南匯而不應曰東匯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但見其為一江而不見其分流也湖口橫渡之處但見舟北為大江之濁流舟南為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亦因其可行之隙而未嘗不相持以東也烏覩所為北江中江之別乎吳氏澄曰漢既入江與江為一而又曰東為北江似別為一水者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與江相匹與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為北江也紀其入海者其為瀆也邵氏寶曰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為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逼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匯者如此匯言其外蠡言其內也曰北江者江水濬發最在下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南則彭蠡自南入三水並峙而東則中為中江漢為北江彭蠡所入為南江可知矣非判然異流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惟見其為江不見其為漢故曰中江曰北江非經悞也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匯東為中江入於海

蔡氏曰此導南條南境之大江也岷山在四川成都府茂州西北五百里計見四川名山岷山江水出焉益州記江源發羊

膊嶺下綠崖山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說者曰羊膊嶺岷山別阜也自禹貢以來書傳所載皆言江出岷山或者

蔽於所見以為沱言不在岷山也易氏棧曰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在西徽松山之外范氏成大曰江源自西

戎中來而岷山澗壑出而會於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自中國所見言之也陸氏游曰嘗登岷山有泉涓涓出山

間見為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游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也蓋岷山盤回千里重崖蔽虧江源其間旋遠隱

見莫測其端不若漢源之顯易也近代有創為迂誕之說者而江源亦出于此沱江之別出者也孔氏曰源出為潛

江出為沱猶之河出為灤濟出為沮也漢志蜀郡郫縣南郫枝江縣皆有江沱今按沱水大抵在四川境內或以

灌縣瀘江當之漢志注玉壘山前水所出東南至江陽酈道元曰漢江乃蜀相開明鑿開明七國時蜀相革陽國志杜宇稱帝於蜀其相國

明決玉壘以除入江玉壘山見灌縣江陽今瀘州也酈道元曰漢江乃蜀相開明鑿開明七國時蜀相革陽國志杜宇稱帝於蜀其相國

水害為瀘江也或非禹貢時之江沱矣又或以成都內江外江為沱水內外江俱見成夫二江為秦時蜀守李冰

所引非當日之沱明矣顏師古因今湖廣枝江縣境江沱枝分東分大江此為禹貢之沱無疑澧水在今湖廣澧州境內亦謂之澧江源出慈利縣西三十里之歷山流經石門縣及澧州城南又東經安鄉縣華容縣境而入於澗

庭湖今澧水與大江相距幾一二百里曰東至於澧者洪荒之時澧未必不與大江接也九江即今之洞庭湖在岳州府城西南一里詳見湖廣大川以沅漸無辰敘西澧資湘九水所會故曰九江今大江橫過洞庭之日又東引而北

出九江之水悉澹輸焉即過九江之謂矣洞庭入江之口曰三東陵朱子曰即今之巴陵羅泌曰東陵與夷陵相對夷陵曰西陵則巴陵

為東陵可知 滙者水流回合之名漢水自南來江水北注其會合之處若迎若却必有折旋之勢所謂滙也許慎曰逆

邪行也江水自東陵而東迤邐而北會於漢故曰東迤北會於滙舊本皆作於滙始本誤作滙辭旨俱去今為訂正或誤以為滙彭蠡之

澤相去何啻千里哉或曰江在漢南彭蠡又在江南今於導漾言東滙澤為彭蠡而導江則不及焉母乃參錯失

倫乎曰此禹貢之文所以為簡且盡也江固大川而又益之以漢勢甚流溢不能無迴薄之處繫彭蠡於導漾之

下明乎彭蠡之滙由於漢入江而江不能盡容也此曰東迤者則對東至大別以立言曰北會於滙者則對南入

於江以立言導江導漢所重全在合流之處江漢合而下流遂無事可書矣使畧其正流之所會而詳其餘波之

所溢豈聖人所以立言之旨哉且於導漾明言入江而後滙於彭蠡則彭蠡非無與於江可知正不必繁其文辭

矣其曰中江亦對北江而言見水流順軌並趨而東滔滔以達於海也說者曰天下之水在北莫大於河在南莫

大於江今自岷山而下巫峽而上盤回百折蜀中小小羣川悉輸之於江而後東下荆楚則洞庭合西南之水而

出岳陽漢江統西北之水而趨鄂渚又經黃蘄而向潯陽則彭蠡會贛江東西之水而來湖口又東北納淮南之

眾流洩宣潤之陂澤而後放於大澤天地間之川澮其附江以達海者十且居其四五焉江為四瀆之長不信然歟

導泆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東出於陶邱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

蔡氏曰此導北條之濟水也濟水出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八十里之王屋山亦曰泆水山海經作泆水郭璞曰

或俗為泆為行水孔安國曰泉流為泆流去為濟今自王居山下伏流而東至濟源縣西北三里重源雙發而為東西二泉

並流而東南合為一川謂之濟水經溫縣西南號公臺下又南至於河此濟水之在河北者自源而流終古未變者也

鄭州有滎澤縣原隰勻勻無所謂澤也蓋大河決塞陵谷頓殊濟水之湮遏當由於漢季之河患豈真以旱涸之

故耶又水經注云濟瀆受河有石門謂之漿口石門之北即後漢永平中導汴分河之處今詳見河陰縣石門渠蓋借汴水

之分源迹濟瀆之餘派非竟以汴水為濟水也汴水見河陶邱在今山東定陶縣西南七里曰出者折旋之間因南大川

邱為隱見耳夫濟水昔紫流於豫充之境漢時以濟陽名縣見河南濟陰名郡今山東經流故迹大槩可知又水

經云濟水經定陶故城南意是時故瀆猶有可見者焉水經所載南濟北濟之名大邾牽合附會今並不錄荷荷澤今曹州東南三十里有荷

水說者以為即荷澤汶水在今山東汶上縣詳見山濟水自西南來汶水自東北至故曰會也由是並流而北復東大川

折而南以達於海今山東之境有大小二清河經濟南青州二郡之間者或曰即濟水之委流矣詳見山杜佑曰

今自東平以東有水流經濟南淄川北海界中入海者謂之清河蓋汶水荷澤之合流非古時之濟水也夫濟為

四瀆之一自昔推為九州大川而湮沒無徵莫甚於濟河與至於三伏三見之說出於近代俗儒自孔鄭諸家以

迄於宋世諸儒未有主此說者蓋發源之處或有伏見之分入河而後未嘗伏而復出也且經文已明言之矣曰浮

於汶達於濟又曰浮於濟濶達於河豈有伏見不當而可為轉輸之道者哉

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

蔡氏曰此導北條南境之淮水也桐柏山在南陽府桐柏縣東里許山海經曰淮出餘山注云餘山在湖陽東義柳西蓋即今桐柏縣地

風俗通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大復山在桐柏山之東三十餘里志水經淮水出胎簪山東云淮出桐柏又潛流出於大復山

北過桐柏山胎簪山在桐柏山西北三十里地志曰淮水大復皆桐柏之交隴然則淮實出於桐柏也自桐柏而東出豫州之境

而入徐州之域泗沂皆徐州也泗水出山東泗水縣陪尾山西南歷江南徐州城東北又東南流經邳州城南

而沂水流合焉泗水詳見江沂水出山東臨朐縣沂山西南歷沂州城東又南至邳州城北分東西流入於泗水南大川清河

及邳州沂泗並流東至淮安府清河縣治西南而入於淮今黃河奪沂泗之流可見者沂泗二水之上源耳淮

會泗沂由是而東以達於海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澧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入於河

蔡氏曰此導雍州大川也鳥鼠同穴山今在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里水經注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西五

里其別源出鳥鼠同穴山渭水合流焉夫南谷去鳥鼠止四五里則導渭自鳥鼠同穴宜矣程大昌記云渭水出鳥鼠同穴山泉源周七八四時流注即渭水之源云澧水出終南山谷中北至咸陽入渭終南山見陝西名山澧水見西安府大川水出斤頭山見陝西平涼縣南至高陵入渭詳見陝西漆水出同官川見陝西同官縣東南至三原縣合於沮水沮水出子午嶺見陝西中南至三原縣合漆水沮水亦曰洛水今漆沮俱詳見陝西大川洛水並流而東南至朝邑縣南入渭渭水逾隴坂而東則澧水先會焉次則涇水會焉又東則漆沮水入焉又東注於大河也今詳見陝西大川渭水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於澗瀍又東會於伊又東北入於河

蔡氏曰此導豫州大川也熊耳山在陝西西安府商州西五十里鄭元曰河南盧氏縣熊耳山縣西南五十里則禹貢導洛處也山海經驩舉之山洛水出焉漢志注雒水出上雒冢嶺山在今商州南六十里陸澄曰冢嶺即驩舉志山云商州西北百二十里有驩舉山則非一山矣夫驩舉熊耳冢嶺三山同在上洛之地溪澗相通無容岐別而盧氏之熊耳洛水經流在焉謂導洛始功於此未

為謬也澗水出河南澗池縣白石山東至洛陽南入洛澗水出洛陽縣西北穀城山至洛陽故城西南而入洛澗澗二水俱詳見河南大川洛水伊水出盧氏縣巒山即閭嶺東北至偃師縣西入洛伊水亦詳見河南大川洛水洛水自熊耳而東北則澗瀍

二水先流入焉又東北而伊水流合焉又東北入於大河謂之洛汭亦謂之洛口今詳見河南大川洛水禹貢曰九川滌原此概言九州之川耳或即以黑弱九水當之誤矣九水之中黑弱則荒裔之川也河流自塞外而經中國迴環半於天下在禹貢九州則雍豫冀兗皆其所經今且折而入徐青侵揚州北境矣江流縈紆廣衍其在禹

貢則梁荆揚三州之地其所經也究其源流與河大抵相埒南江北河實所以統紀羣川故於天象亦以兩河分界而中原之形勝胥萃於此焉漢水出梁州之北經荊州之半而合於江淮水出豫州之南繞徐州之境以注於海比之江河源流未逮其半濟出於冀州之南雖經豫兗二州之境然大都於淮漢比肩不能與江河並駕也今

且滅沒難明在闕疑之列矣渭洛在雍豫中足為羣川之長然皆以河為宗如大國之有附庸然故更次於淮濟之後也或曰言渭水以雍州為天下險言洛水以豫州為天下中也然其為川也僅及於境內恐未足以該天下

矣是九川之中其條實猶存而經緯可見者惟江淮河漢四水而已矣嗟乎江河日下即安能以既倒之狂瀾而

矣是九川之中其條實猶存而經緯可見者惟江淮河漢四水而已矣嗟乎江河日下即安能以既倒之狂瀾而

復為禹貢之山川乎管子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與山海經合  
又曰水出山而流入海者曰經水引他水入大水及海者曰枝水出於地溝流於大水及海者曰川水也唐六典  
江河自西極達於東溟中國之大川也其餘百三十有五是為中川共千二百五十有二水斯為小川王氏云秦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有江河在馬道元水經注引支水一千二百五十三即古今有名之川大概可見六典所稱蓋本之也夫山川沸騰流移決塞朝更暮改今汴泗汝潁之  
流尚且銷沈難問而陂池溝洫之屬其不可知者正不知其幾矣本禹貢之舊文準以今時之川瀆務其大者遠  
者或庶幾乎

右導川

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二十四終

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二十四終

六